子華子/晏子問党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晏子見於子華子曰：日者嬰得見於公，公惡夫群臣之有黨也，曰子將何方以弭之，嬰無以應也。吾子幸教以所不逮，虛心以承。子華子曰：嘻，君之及此言也，齊其殆矣乎。遊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，以黨敗之也。人主甚惡其黨，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借口矣。夫左右執事之臣，其托寵也深，其植根幹也固，背誕死黨之交，布散離立聯累羅絡，而為之疏。苟非其人也，則小有異焉者，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。士以廉潔而自好者，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灑焉？若將以有浼焉，必不容矣，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修而隳之曰黨人也，人君曾不是察，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，於是有流放戮辱之事。夫士之自好者，削斫數椽足以自庇，而一簞之食足以糊口，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？嘻，君之及此言也，齊其殆矣乎。小人之始至於齊也，小異者不容而已矣，今則疑似者削跡矣。小人之始至於齊也，媕婀脂韋者未必禦也，今則服冕而乘軒者矣。小人之至於齊，為日未數數也，而其變更如此，齊其未艾也。人君曾不是察，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，因以隳遊士之修舉，齊之朝將化而為私人也。日往而月易，築壇級於公宮，而君不得知也。嘻，君之及此言也，齊其殆矣乎。

子華子謂晏子曰：夫治有象，大夫亦嘗聞之矣乎？晏子曰：嬰願聞之於吾子矣。子華子曰：治古之時，其君之誌也端，以有修其臣，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，朝無幸位，事無失業，其四野之外耒耜從其宜，溝畎以其便，其民願而從，法疏而弗失，上下翁翁，惟其君之聽盭氣伏息。災疫不作，四鄰寢兵，而圭玉繡幣以承其權，此非治象而雲何。今齊之正言不聞，聰明不開，朝莽而不除，野荒而薦饑，其去治象也遠矣，無等級以寄言者矣。本聞之，下無言謂之喑，上無聞謂之聾，聾喑之朝，上有放誌而下多忌諱，齊之謂也。且合升勺侖合以登之，斛廩則成矣。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，瑯玡之東渤澥稽天，非一水之鐘也。所以治國家天下者，非一士之言也。今齊之執事者，其悖矣乎，墨以為明，孤而為蒼，以一為二以二為三，公不能禁也。植黨與而獲其所同，忌前而排孤，媕婀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，固寵而恃便，公不能禁也。猶之買馬者，然不論其足力，而以色物毛澤而為儀，則廄無走馬矣；猶之售玉者，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，而以大小徑廣為儀，則篋無連城矣。惟士亦然。論士不以其才，而以勢地為儀，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。且齊之為國也，表海而負嵎，輪廣隈澳，其塗之所出，四通而八達，遊士之所

湊也。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，非鮑國之私人，則崔田之黨也。遊士無所植其足矣。遊士無所植其足，則憑軾結轍而違之。夫遊士之所以去，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。本聞之，窮鄉下裏，其為叢祠也，不過於卮酒而臠肉，蕪國之社不難於請福，今齊之蕉萃也甚矣，所欲以為治者，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略具矣。夫子之於齊君也，朝夕進見，而猶固惜自愛也，獨不出其謦欬而規以振起之？夫子之仁心抑已偏矣。晏子曰：善，微吾子，嬰無所聞之。嬰之於君，犬彘之臣也。吾子之言之也，嬰有罪矣。

晏子問於子華子曰：聖人尚儉，於傳有之乎？子華子曰：有之。夫儉，聖人之寶也，所以禦世之具也，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。晏子曰：嬰聞之，堯不以土階為陋，而有虞氏怵戒於塗髹，其尚儉之謂歟？子華子曰：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？夫儉在內不在外也，儉在我不在物也。心居中虛以治五宮，精氣動薄神化回潏，嗇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，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。其格物也，明其遇事也。則此之謂儉，而聖人之所寶也，所以禦世之具也，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。何哉大夫之所謂儉也？夫視入以為出，庾氏之職業也；操贏而制余，商賈子之所為也；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，閭裏之誌也。乃若天子者大宮也，有天下者大器也，臨萬品禦萬民，窮天之產罄地之毛，無有不共無有不備，此則古今常尊之埶也，柰何而以閭裏之所誌、商賈子之所為、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？此腐儒之所守，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。土階塗髹之說，野人之所稱道，而於傳所不傳者也。本聞之，堯居於衢室之宮，垂衣而襞幅，遂如神明之居，輯五瑞以見群後，帶幅舄而入覲者如眾星之拱北，堯則若固有之也；舜遊於巖廊之上，被衫衣而鼓五弦之琴，畫日月於太常，備十有二章，黼黻玄黃爛如也，出則有鸞和，動則有佩環，步趨中於莖韶之節，舜亦若固有之也。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，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、茅茨不翦者？惡有所謂塗髹以自怵戒者？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，故記所不道也。桀紂之亡天下也，以不仁而不以奢也。戒奢者有禮存焉，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腆，豈有覽四海之賦、受九畝之經，入而土階以居，欲有塗髹而不敢也？其不然也必矣。且先王之制也，改玉則改行，旗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，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，處尊而偏賤，居大而侵小，夫以至公之尊而國隸以自奉，難為其下矣，不惟以陋於厥躬也。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，上不豐其宗祧，曰吾以是為儉也，不亦夷貊之人矣乎！晏子曰：善，微吾子，嬰無所聞之也。終不敢以論約。